



賴誠斌

57.10.21.生

台灣台東人

輔仁大學應用心理研究所學生

出塞曲

散文組第二名 賴誠斌

今早醒來，我盯著陽光移步白牆，心中也是白牆一片。這怎麼回事？在要上班的早上十點？竟感到的是滿足平和，不後悔睡晚，亦不想再睡。我訝異於自己停在一種無感覺的真空狀態。

漸漸我感到自己呼吸著的事實；這裏是台北，可惡的冬季，有酥黃的薄陽搔人癢癢，奇怪的早晨。光影間，見傀儡木偶皮皮在錫鉤冬陽裏扶牆走來：

「我等你多時，可否借剪鉸一用？」

皮皮一天醒來，忽然發現有了自我，他開始想許多許多事，也享受到自主的樂趣，但在同時，也意識到手脚被綁著的事實。他好憂鬱，幾乎到要命。一想到不能完全屬於自己，他就快活不起來。他想逃，逃離這一切切自身以外的束縛。我掙扎起身相迎，但鬼魅壓身，不能從心。模糊中，已見皮皮癱在地上，動彈不得。

我下床著裝外出，逃離鬼影幢幢的屋子，走入熟悉霉味冷冽的台北街道。街上人群擁擠，行人卻只邀了自己的影子一起。人和影一起映在扇扇的玻璃上，交錯一片，成了更多的鬼影子。我佇立其中，盯著玻璃中的自己；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

第一次意識到自己的自主性，是在小學入學日。媽媽在洗衣，便當的縫隙中帶我入學，一聲要聽老師的話哦就趕回家。放學整路隊時，老師耐心地按住址幫小朋友編路隊，那時我已開始惶惶不安，分泌眼淚。待路隊走至叉路，我快速躲入屋角，躲著守護老師的口哨，一邊撐大眼眶來積蓄更多的淚水。等路隊都走過，我開始往叉路小徑狂奔。其實

也不很確定是不是來時路，因為眼淚早模糊了視線。一入家門便抽抽咽咽，放心大哭起來。媽媽只問出了不清不楚委委屈屈，一聲大一聲的哭嚎。在那小徑上，我心中只有一個念頭：我只知道媽媽帶我來的這條回家的路，我要回家，沒人能阻止。媽媽卻老是疑心我在學校太笨被罵之類的。

國中是我少年華美的時光，偏愛那麼多的愁，每天翻新，舊瓶新裝，樂此不疲。或者該去怪法國中尉的那個女人，或者梅莉史翠普或者凡夫俗子或者或者。星期六中午起便看不到我的人影，媽媽一點也不擾心，閒閒的說：「要睡死在房裏，要不在電影院。」台東電影院不清場，同一部我往往要看兩三場才滿意。一是這樣才划算，一是這樣才看得懂老外扮戲。總歸年紀小，不太懂戲裏戲外之分，整天痴痴癡癡，就會對著書本微笑，抬頭望去長夜涼風，又對著月光發笑。人困在小鎮上，心在天上俯瞰人間燈火，悲喜衆生：「親愛的世界，我來了，等等我長大，我長的很快的。」

我想飛，老師是翼下之風。台東雖是小鎮，還是有升學壓力的。A班老師常聚在一起研究學生的耐壓性，以期塑造出完美的成績表現。我們班導每每於此便在圈圈之外閒晃。學藝股長交完作業回來，總得履行任務，報告詳情。於是同學們又會想起本班成績在A班上的列名。

國文老師較常考試。但只要一提起費雯麗，她的大眼睫毛總會輕顫，目光飛過教室，停到郝思嘉在夕陽紅光中的黑色身影，抓著白蘿蔔嘔吐，發誓不讓家人餓著。或是詹姆斯狄恩，她也會轉瞬間變化好幾種表情，柔情萬千。這時和她商量不要考試，大半沒問題，老師很美，上課鐘響，她一身圓裙，把高跟鞋敲過走廊，隔壁班男生就會起一陣騷動。小男生是可愛的，他們知道老師其實是高興的。

一天論語考到一半，國文老師忽然暫停，說想上點別的。只見她目光又飄遠了：遠古時，人類或四肢而行，俯面看到映在水中的自己，或二腳立地，仰望羅列星辰，他不禁產生這樣的疑問：「我是誰？我從那裡來？」於是，人類文明便起了頭。然後她敬重戒慎在黑板上寫下：

「祖宗雖遠，祭祀不可不誠；

子孫雖愚，經書不可不讀。」

那時我全身浸潤在不用考試的歡愉中，雖然不懂，卻深深記下了。原來這是要留著以後來感動。

班導長得很帥，我可以在放學路隊中聽到成熟的學姊們談論他的穿著。他的羅曼史也是校園代代相傳的神話。他對班上的意義當然不止於此。他教理化，可是我第一首英文歌卻是他教的。

「那是講一個男人，和他的小馬，和他的槍的故事，當黃昏來臨，……」

班上女生大多愛慕他，男生崇拜他。看男生腳上的鞋子愈來愈多他那一型的就知道。那時那型皮球鞋剛出來，想崇拜還得要有本錢才行。我就屬於沒本錢的那種。加上老師寬鬆的對待方式，使我有空間花力氣在電影中作夢。崇拜電影中的人容易多了，不用為他考試拿高分，也不用買皮鞋。他代表的是教育制度的權威形象，一個壓迫者，我的叛逆因此處處可見，他的原諒卻隨之而來。對他的崇拜加上對他寬容的感激，綜揉在一起竟成了一種不屑，不屑他稍有不合

英雄形象的行為，不屑加入同學膜拜他的行列。我覺得自己是一頭傲骨凜然的幼駒，淒壯悲涼。然而，他自己卻不見得愛當英雄的。老早，他便說了「白門」的故事。是說一群高中男生的夢中情人住在一棟白門別墅，因對她的其他一無所知，遂稱她白門。以後長大，夢想如何又如何幻滅云云。只是同學聽故事的並不多，倒是在等他教下一首英文情歌。

帥哥美女帶出來的班級總是麻煩一點。別班為合唱比賽會找午休時間自己練。本班非要老師去借英數國文及理化來練。我們唱的是「出塞曲」。得了幾名倒忘了，只是每次練唱台上鬧哄哄，台下老師專注地，幾近感動地細聽：請為我唱一首出塞曲，如果你不愛聽，那是因為歌中沒有你的渴望。

國三壓力大，整天困在教室考試，每當黃昏夕下，起涼風時，總會引起教室裡聽不到的嘆息聲。班導會踩著沾染紅土的球鞋，提著網球拍，一臉愉悅：你們慢慢考啊！我打網球去了，看著他滿場奔馳的身影，我恍惚起來；原來，只要熬過聯考的一切，就可以擁有自己的一大片天空，像他一樣，像他一樣，一雙沾紅的泥鞋，一個供你奔馳的球場，一個汗血淋漓的人生。在三樓教室下望，一片金黃穗浪翻滾至遠處山脚下，看著看著，竟有股下躍的衝動。飛吧！孩子，如果你是如此躍躍欲試。只是莫忘聯考。

在畢業聚會上，老師和男生喝啤酒，微醺中，他說：「你們可不可再唱一次出塞曲？」於是大家扯著喉嚨唱起來，他沈默著回想些什麼，同學唱完後嘻嘻鬧起來，他回神陪著尷尬的笑。

經過千萬錘鍊，我成就一身好本領，展驗雙翅，果真硬挺。我飛離故鄉，穿越阻擋東西山脈，飛出關塞，朝向繁華晶亮的台北飛去。如果你不愛聽出塞曲，那是因為歌中沒有你的渴望。

我盯著玻璃中的自己，有些明白這是怎麼回事了；原來，我從未在此落籍。

昨天，台北忽然下了一場雨。我恰正在用專業術語說服客戶，心裡卻惦記起忘了帶傘。一場言不及義下來，掏空心肺，真是「舌傷身」。在濕冷的滂沱大雨中，狼狽招不到計程車，又恨起在冬天的台北人怎能忘了帶傘。在台北可要保持精明計算，包括雨傘小事及塞車，都得列入變數計算裡，否則你生活步調必定大亂，否則怎會西裝革履在敦化南路招不到車？多變的天氣和隨時可能塞車是台北唯一的恆常。你就得一逕應付這些詭怪的要求，生活是一串的拆招過招解招。然而這一切的一切，與我何干？記著帶傘難道就是我夢想的生活？一支小雨傘在台北冬日午後抽空我一身力氣，只剩疲憊。在敦化南路的喇叭聲中我問，我在這裡幹嘛？

我是知道我的夢在哪兒的。在我牆上掛有一幅歐洲小鎮風景，磚道窄窄曲曲，兩旁站列著木瓦咖啡店。天色將盡，古意的歐風建築上了燈，駁駁灑灑在濕漉漉的磚面，稀稀落落，不情不願。讓我感動的不是風景，而是那異鄉的燈光，那燈光引起我華麗的幻想。在大學畢業謝師宴上，由環亞下看台北招搖的夜景，我又一次管不住自己想往下躍去，那是一種可以不用負責，背棄過去，追尋未知的快感。我想飄泊，是的，由環亞下躍是種飄泊的慾求，從一個無名城市飄到另一個，從霓虹燈到霓虹燈，夢與夢，夢與懣。飄泊在疏離的間隙，飄泊在挫折的美學中。是的，飄泊，背叛已知，等待未知。在霓虹閃爍的暈眩中，我告訴自己，我還要更多，更多。於是，我開始往喜馬拉雅的山頂爬去，割捨與它無關的

一切，包括沿路好景。只怪初春早到，冰雪中的春意竟使我分心，不知身在何處，此身何身？

假如我的夢想只存活在燈光明滅的機率上，等待著未知仍是未知，那麼我一世白來。就似水仙納西色斯般，眷戀著水中的自己，浪逐水波之後所成就的，只有悲劇。但他忘了他愛的不是自己，而只是倒影。

親愛的阿芷，現在又是台北夜燈放肆的時候了。所以阿芷，我要和你談談。我不是不愛你，而是我得了「愛與被愛恐懼症」。所以阿芷，讓我把車停在這夜色的山路旁，我想看夜景，我想知道你在我的旁邊但我要獨處，所以只要給我片刻，請不要跟我講話，讓我感到自己的呼吸。以前我從未注意到，在令人暈眩的夜燈，其實也有溫馨的家燈，窗格透出的暈黃，男人幫女人放下頭髮，以及浴室裡鑽出的皂香。皂香，一種活著已經很足夠的感覺。所以阿芷，面對山上的夜燈，我又要遠離了。這次不是想飛，而是想逃，逃離這些。或許我會回來，但請不要試著找我。一次又一次的遠離使我離自己愈來愈遠，但唯有這一次次的遠離才能使我感覺到枝頭的十分春色。

我又要翻過山脈，再次出塞。中央山脈就是長城，而長城是一種心態，它分割了山前山後，落後進步。只是出關入關，我從來分不清那邊才是自己所屬的地方，此鄉何鄉？也不知道那裡才有我的夢想，什麼才是我的渴望，如果你不愛聽出塞曲，或者你已滿足了你的渴望？

皮皮跪地獻繩：「求你再次做我的主人吧！」他不是想被控制，而這也不代表他失了自我。他只是想找回和過去的連繫，讓他的一舉一動更有依憑，更溯至源頭。他的心連著海，連著天，連著自身古老的神話，夢開始的地方。

半夜我回到自己的窩，魅影不再，卻接到兩通電話，一是老遠的同學，國中到美國當小留學生，綠卡拿到後回台灣住不慣，又回美國，他是候鳥，隨心情季候遷移，無一定所。我打算寫封長信給他，告訴他小六時在抽屜的肉包是我多吃了，和他弟弟無關。第二通是我在PUB遇到的台東學弟，在那駐唱，他談著掌聲後的冷寂與不可抑制的暈眩感，談著生活中許許多多的感動，以及那些感動全不足以構成活下去的好理由。也談身上卑南族的血液以及血液裡的滾燙與冰冷。我邀他至住所喝咖啡，我打算告訴他，一杯杯的咖啡是一個個無眠的夜，一個個無眠的夜是一季無怨的青春。而青春總發生在燈火明滅處，一燈一怔忡，一步一烙痕。回首從頭，竟是行列成曲。說不盡你我的故事，不說也罷。

請你唱一首出塞曲，卑南族的朋友，為你，為我。請你說說卑南後山中的傳奇，太陽的大喙，以及記憶之外的忘卻，為你，為我。我斂衣危坐，我靜待聆聽。